

厦门大学戏文专业 2017 届 毕业大戏《隧道尽头》研究专题 [三篇]

主持人语：厦门大学戏剧与影视文学专业的本科生，在毕业那年排演一部自编自导的话剧，已然成为一种传统。今年，“中文有戏”演出季的总策划李晓红教授请我负责话剧板块。作为指导教师，我见证了毕业大戏《隧道尽头》从无到有、由文学剧本到舞台演出的整个过程。这部原创话剧，是本演出季五部话剧里最后一个登场的，也是演出季的压轴之作。连续两晚的演出，厦大师生反响热烈，《隧道尽头》成为网络投票选出的最受欢迎剧目。

导演张承瑤、李密、马鑫，编剧余光明、连心怡、韦怡舟和张承瑤，全是中文系戏文专业毕业班的学生。他们对编写并呈现一部完美原创话剧的执著，他们对给四年大学生活画上圆满句号的热望，感动了我，改变了我。

这是一个真正的教学相长的过程，一个修订个人与时代脱节的教学理念的过程，一个走出课堂、教科书与卷面考试，从而多元、立体地认识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世纪大学生的过程。以下，我们与读者共同分享厦门大学戏文专业 2017 届毕业大戏《隧道尽头》编导团队的创作谈，以及一篇毕业班同学的戏评。

（主持人：苏琼，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。）

《隧道尽头》编剧“三联谈”

文 || 余光明 连心怡 韦怡舟

编剧余光明：

卡夫卡在写给未婚妻的信中谈到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是：“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、闭门不出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。”不知道他的未婚妻读到这番自白时，是否会觉得他是个“怪人”？

《隧道尽头》的主人公周希文有卡夫卡式的性格，尽管我们在构思这个人物时，并没有以卡夫卡为原型。但“隧道”和“地窖”毕竟类似——黑暗、孤寂、无人可诉。作为一个超市收银员兼业余小说家，周希文的世界是分裂的，他的物质世界极度匮乏，生活单调而机械；但是，他的精神世界十分充盈，在虚构的时空中做自己的王。当然，周希文这类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太特殊了，然而，周希文所面临的问题，至少也是一部分人正在遭遇的。

一个人再怎么自我封闭，总还会期许点什么吧？于是，周希文未能“免俗”地爱上了自己的邻居曾静——毋宁说，我们这几个编剧未能免俗。

爱情，越来越成为一个“现代神话”。在好莱坞 2013 年拍摄的电影《她》中，一位寂寞的单身男子爱上了自己的操作系统，可以说，它既将“爱情神话”推向了高峰，又将其解构。影片隐含的思想是，在男女爱情中，重要的并非肌肤之亲或耳鬓厮磨，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。

周希文以为曾静理解自己。可是，这个曾静，乃周希文自己虚构出来的，并非现实之中一板之隔的邻居，她不是真实的每日为生计愁闷的曾静。在某个瞬间，邻居曾静窥见了周希文心中的黑暗隧道。

或长或短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隧道。尽管开朗如曾静，也曾在日复一日的辛劳中感到过焦虑与无助。隧道，有尽头，隧道的尽头会有光，人心的隧道，真的走得到头吗？在剧作结尾，我们给出一个极其暧昧的结局。

写剧本，事实上是对编剧自我的一次拷问，面对心灵，我们选择了真诚的坦然而非虚假的乐观。

从纯技术层面看，剧本使用了一个简单的套层结构。周希文与曾静的故事是第一个叙事层；周希文所写的小说人物之间的故事，作为第二个叙事层。两层叙事之间，互有联系，这样的处理，能将周希文的心理活动具象为小说人物间的对话与冲突。

编剧连心怡：

当我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，我所希望的只是快点写完，没有更多的想法。而当演出结束后，回头再看，我才发现，内心这股沉积已久的悲观情绪早已浮出

水面，不可救药地浸染在字里行间，仿佛每一句台词都是一个注脚。

最初，虽然每天也都参与编剧组的讨论，但我很清楚，这个故事，我并不

喜欢。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会选了这样一个故事，乏味、干瘪，就如同男主角的人生一样失败。但随着互相启发式的讨论，随着灵感的一次次勃发与熄灭，

我在大家写下的文字里寻找一线指引，加入自己的情感去反复揣摩。到如今，我也终于可以说，我总算是喜欢上了这个故事，还有故事里的人们。

这并不是一个饱含希望的故事。尽管我执意改掉了最初设定的男主角杀掉了女主角的结局，但它仍然充满了颓废、错乱，和人人都会遇到的琐碎烦恼。我们的剧是演给同学们看的，虽然老师更希望我们演一出轻松喜剧，大家开心毕业，但于我而言，让每一个人走进这个剧场，不是为了给他们一种茶余饭后的消遣，出了门转眼就忘记，而是能在他们这一个半小时的生命里留下一点什么，回味抑或刺痛，哪怕是一瞬的共鸣也好，都足以告慰我们这两万余字的铺垫、这几十个人一学期的辛劳。

周希文和曾静、沈希则和陈依依，我与他们相识已久，却又素昧平生，擅自为他们书写了一段人生，最后却给不出结局，只有放手，任他们各自前行。

小说里的故事照应作者的命运，而作者的故事，又照应编剧的心情。一环扣一环，仿佛身处期间，又似乎只是个旁观者。有很多想说的话，提起笔又觉得在剧本里早就写尽了。哪怕是苍白而不成熟的台词，也已经是一种竭力的呼喊。

沈希则和陈依依的故事，被我们几经修改，始终拿不定主意。直到他们走进周希文的生活，与他直接对话，被他干涉人生，整个故事似乎才终于鲜活起来。周希文影响着他们，他们也同样影响着希文。“可人生就是这样，无法在最美的时候停下。”是无力的控诉，也是留给彼此的印记。

剧本结尾处的安排，借鉴了由汤浅政明执导、森见登美彦原作的日本电视动画《四叠半神话大系》。居住在四叠半宿舍中的男生不满自己的大学生生活，一次次重来想要改变什么，就像周希文一次次修改着结局，不知在何处停止。然而男生最终陷入了无数四叠半大

小的房间中寻不到出口，就如同无论怎样修改结局，因为曾静的离去，都只能以千万次的悲剧收场。只借用了其形式，没能体现出内涵，实在是一种拙劣的模仿。在整部剧的最后一幕，周希文烧掉了小说，陈依依和沈希则从相遇之时重新开始，亲自书写人生，这或许是象征着希望的。然而对于周希文本人来说，曾静原本是他隧道尽头的光，小说则是他仅有的精神寄托，可到头来，一切都离他远去，只剩自己仍在隧道里徘徊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更加深刻的悲哀呢。不过我想，曾静并不是他所期待的那个人，迟迟无法完结的小说或许也已经成为一种负担，所以在这一场闹剧之后，他也可以有醒悟的机会吧。

我们都有自己的隧道，背负着生而为人的痛苦。街上的人形形色色，与其擦肩的一瞬，没有人会知道，大家都只是面目各异的周希文。

编剧韦怡舟：

2017年6月4号，《隧道尽头》的第二天演出，晚上11点08分，我收到编剧连心怡的微信。那是一张图片，显然拍得很随意。附带的一句信息是：“对。我一直想跟你说：它还活着。”我回了一句：“就像我也还活着。”她回复：“它还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姿态吧？”我答：“对。”

文学创作本应是个人化的。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，集体创作常常会消磨创作中的个性，文本在编剧们的角力之下，止于至善（中道即善，至善并非最完美，而是最合适）。但集体创作的优势也很明显，一个想法可以被不断地讨论，这其中，有的人擅长提出想法，有的人可以把想法在剧本中执行出来，相互之间裨补缺漏，最终完成整个阐释的过程。

印象最深的一次讨论，是我们提出让沈希则和陈依依跳出来质疑周希文的创作，周希文做辩解，然后吴编辑在一旁发表评论与修改意见，这是一种多声部的表达。表面上看，众声喧哗；其实，它是人物内心矛盾的外化。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理解，创造出一个世界，同时，

他也笼罩在别人所理解的世界中，而他自己真实所处的那个孤立的世界，又难以言说。

据说，好的戏剧有两种：一种，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，如莎士比亚《奥赛罗》和阿阿尔布卓夫《老式喜剧》；另一种，把人的灵魂放在火上烤，表现人和人之间灵魂的格斗，如柳德米拉·拉苏莫夫斯卡雅的《青春禁忌游戏》。《隧道尽头》虽然难以企及这些作品的高度，但是，它真实地反映出了个体的焦虑，及人们对精神生活的向往与现实生活的矛盾，这两者如何兼容？个人的情感诉求又如何统一其中？

创作剧本的这个学期，正是我个人生活极不顺利的一个学期。剧本中，周希文说：“大学要毕业那年，台风吹倒了我宿舍门口的树，几棵几十年的树错乱地横在路上。我当时甚至都觉得那树不是横在路上，而是亘在我心里，一直被这么卡着……我也这么以为，以为过不了多久那条被挡住的路肯定会通，但是后来那里居然成了一个景点。大概那棵树会一直横在那条路上。”这句话，

正是我个人生活的真实感受。我不加修饰地呈现出自己的内心状态，不曾想，这段文字成为演出现场观众反应最热烈的部分。因为，它触到2016年台风莫兰蒂之后，面对满目疮痍的校园，厦大师生共同的记忆与伤痛。于个人而言，这段台词是一种私人化的表达，更像日记，是一个厦大学生此期的心路历程。

直到今天，厦大校园内芙蓉四门口，倒在路上的树都是对我个人生活的一个绝好象征。我时时拿来自嘲。感谢毕业大戏，创作《隧道尽头》的经历，让我可以不断地反省，认清自己的同时也意识到：“它还活着……它还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姿态吧。”对创作而言，如何从个人的表达更进一步，到一种文学的高度，我不会停止对这个问题的思考。

作者简介：余光明，厦门大学戏剧与影视文学2013级本科生、中国传媒大学电影学2017级硕士研究生；连心怡，厦门大学戏剧与影视文学2013级本科生；韦怡舟，厦门大学戏剧与影视文学2013级本科生。